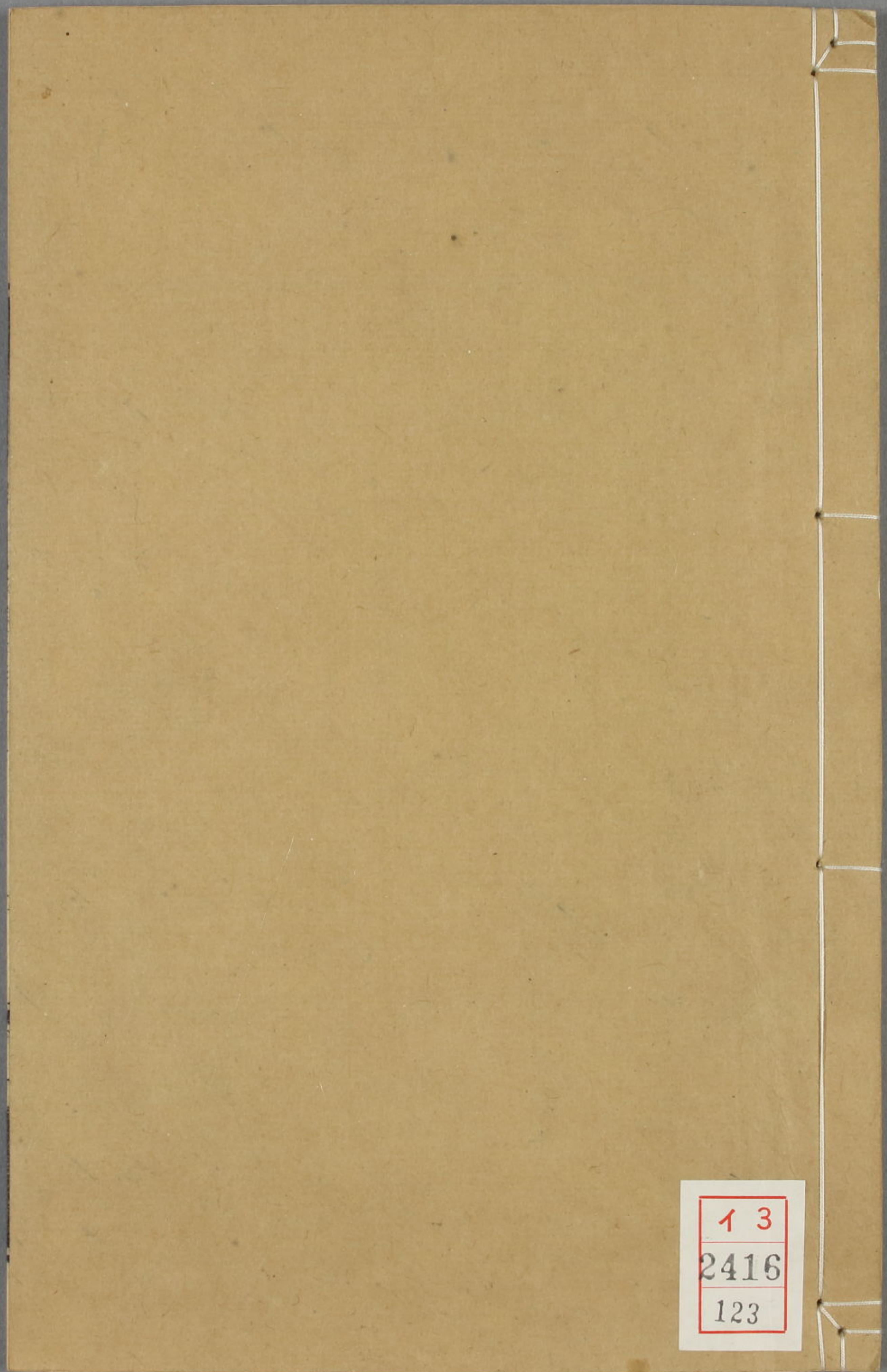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3



13
2416
123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半澤文庫

人部三十

孝

祿養

孝一

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增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

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慎克孝

原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增又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人部

孝

<2004-683>

思終身弗辱也。增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孝經鉤命曰國多孝則風雨時。又曰孝子如醴泉。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

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增拾遺記曰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原**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編欄衣常取顰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

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
母還再言三子溫 **增**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
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披褐擁鎌哭於
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皐
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
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
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
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
弟子識之足以誠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
人 **原**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

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增**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
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
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
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 **音**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
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原**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

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增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綌音投身自澣洗師古曰中裙若今言中衣廁綌者近身之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原金日磾傳曰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是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東觀漢記曰黃香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

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溫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
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
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
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
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
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
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
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

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
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
慙歎跪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

增蘇氏家

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帶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
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
傭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爲奴
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
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織三百縑以償一月
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

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
矯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
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
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增**魏志高柔傳曰時制吏遭
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
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
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
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癘父母
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
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烝烝朝

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
同遊不相搏噬 **原**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
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
勝哀 **增**王哀傳曰哀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
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增**荀氏家傳曰晉荀顗或作
瑜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
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增**晉書曰王戎母
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毀

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原**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
隱之兄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
斷絕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
兒時隨父母臥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
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毀過禮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 **增**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
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又父常患
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
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維谷 **臣**師覺

授孝子傳曰晉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
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
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
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
絮 **增**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為之
枯白兔白鳩馴擾其間 丘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蟇
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
蜩斗子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歲時祖母阮氏苦風眩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絕而復蘇司馬曷傳曰曷字文昇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得葬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斷諸滋味食麥而已蕭祗傳曰祗子放隨父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

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為至孝之感北周陸通傳曰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樵遂至滅性薛濬傳曰濬母亡歸葬時值隆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田翼傳曰母臥疾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李德饒傳曰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

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元輒疾病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一顧念病輒間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絕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迴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迴秀傳曰迴秀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迴

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璵傳曰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名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傳曰象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聞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布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為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間泥水沒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狸兔擾其傍白雀白

鳥日集於塋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遼史耶律安搏傳曰耶律安搏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及長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顏傳曰顏父光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殺人光繫獄榜掠不能勝因自誣服顏請代死太守哀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兩釋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

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命起乃起起後再拜謝色喜乃退畢也速荅立迷裏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劉通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五目忽復明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冰時天大暑求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奉母疾愈輟耕錄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噉牀簀衾褥醫莫能愈明元搥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瓣為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

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書藥方也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為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明蔡遷傳略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

差人以為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 宋濂危孝子
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
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質體羸弱不勝負
任之苦越七月病卒 陳繼傳略曰繼奉母至孝有司
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灌母飲以壺漿拜而
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
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儲福傳略曰福殉靖難妻范與
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
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澣衣澗邊
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廬

墓傍年八十餘卒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略曰
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
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冽人呼為孝子泉

孝三

原循陔 倚門 東廣微補亡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其蘭師覺授孝子傳
必先以哺父出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
俟 嗣服 繼志 詩嗣服一人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思昭
父善繼人之志 繼志 詩嗣服一人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思昭
善述人之事 繼志 詩嗣服一人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思昭
娛樂焉憲音虛計反 晉吳隱之傳隱之執喪過
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警叫
意 察色 禮記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

人部 州監貢 孝

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
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
異錫類奉先類詩孝子不匱永錫爾
後漢書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
望順不還乃嚙指順心動棄薪走歸白帖盛彥母王
氏因疾失明取蟻蟪炙不勝辟之母病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
恨俟彥行取蟪蟪炙不勝辟之母病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
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

心動目開

絕而復蘇目豁然即開
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
焉曰黑者王莽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義其孝乃以米
肉遺之晉書王祥母至孝有丹柰結

增分椹抱柰合璧事類

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北史皇甫謐遭後母喪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
陰雨則穿窟瞻望則營墓拾遺記郅奇居喪盡禮以

禪窟鹹鄉

俗謂之鹹鄉
人謂之鹹鄉
赤鳥巢門
白兔遊墓

大孝莫加行莫大孝經聖人之德無
人孝莫加行莫大孝經聖人之德無

帖後漢方儲幼喪父事母
終負土成墳白兔遊其下
增羅威進果殷惲持

瓜陸徹廣州先賢傳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
將母通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舊居朝暮供侍與果
珍味隨時進前也蕭廣濟孝子傳殷惲七歲喪父哀

號毀性不為戲弄得瓜果可
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
海內先賢傳陳紀字元方實之子也至德絕俗才達過

陳紀畫像丁蘭圖形

人丞丞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
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孫盛逸士傳丁蘭少喪考妣

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
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
之叔醉疾來許罵木人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

春氣

叔吏捕蘭來許罵木人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
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
夏木地義天經孝經左契孝子之圖其形於雲臺
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經又漢荀爽傳漢為火德火生
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人部

烏棲冠上

泉湧舍傍

家語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

子因遠汲溺死詩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身先鍼灸

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並雙鯉同出唐元德秀傳德秀少

食不鹽酥或應鍼灸不忍去左右試篤晨夕侍側衣不解帶

入京既擢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試篤晨夕侍側衣不解帶

綿定奇溫復樞密傳匠食不鹽酥藉無茵褥髮皆禿落

世說晉朱百年母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血

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覺即引去謂思

悲慟思遠亦為感泣蒲萄不舉雕胡自生唐陳

傳達為訥言常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

母病渴常求不能致願奉之帝曰卿有母遺乎因賜

養率子女西京雜記顧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嗜胡飯常

一燈照墓一石依舟前錄異記陰元之父葬後墓

息就飲相一統志漢隗相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

依人以舟汲之患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

為孝感有若成人必為佳器遭喪居處禮度有若

成人晉書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

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為佳器病從指入酒向足流嘗有疾渾渾跪請病授已

有頃覺疾從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孝苑唐賈

直言父道沖代宗時以泄禁中事賜死直言白中使

請自執酒忽從左足出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自憂無此

弟願得為兄交輕薄帝謂文木弟曰卿多過朕將出

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孝苑李密聘吳

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孝苑李密聘吳

吳主與羣臣論寧為兄弟密曰願為人惟車袖劍

兄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弟密曰願為人惟車袖劍

乘馬逐鹿所殺清母娥親自傷父趙安為同縣人李壽

人部

開監頂名卷之二十一

白日刺壽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
 就戮會赦得免州郡贊歎勒石表閭陳書吳明徹幼
 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
 種時亢旱苗枯明徹每至田中號泣居數日有自田還
 者云苗已更生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
 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
 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特遺二婢加賜一
 時果驗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
 雞晉書祖納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
 帝之遺其二婢元史鐵哥捧哥甫四歲與叔父那摩入見
 問之對曰將以賜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
 朝暮送粥孝苑宋陸時雍補郡學生念母兄時不給詔
 一膳分為晨午後漢樊儵傳儵事母至孝及母卒
 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羹粥
 廬棲小鳥門帶長蛇魏書王崇母亡晝夜哭泣有
 棲於崇廬朝夕不去陶潛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
 遭父喪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

動操瓶湧泉種瓜辦葬拾遺記曹曾慕曾參之行
 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井泉自湧清美於常南史韓
 靈敏傳靈敏早孤與兄靈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
 瓜半畝朝夕採瓜子慕便約不敢違啼非為痛晉陶
 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
 進侃悽懷良久曰少年曾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
 問痛也答曰非為痛身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
 烏常銜火馬暫輟芻里每遺記鄧奇居喪所居去墓百
 登山濟水雖夜如晝之明也蘇氏家語魏程堅必
 母喪哀號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先母老不逮親存乞留京賈黃中出知襄州自言母老
 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
 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韓詩外傳
 曾子事詳相戒勿犯令視為法傭賃為養其母母
 後祿養二

人部

孝

終負土成墳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兔奔入秋廬
 中匿秋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後羣盜
 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閭宋史趙
 君錫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父良規每出必扶植上
 下雜立僕御中常從諸子令視以爲法異
 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異
 斧不可拔晉紀王褒父歿後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
 泣著樹樹爲之枯元史石明三母爲虎所
 害乃礪巨斧盡砍殺虎明三亦死立
 不仆張目如生斧在手牢不可拔
 用生男凡獨異志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
 十二年無知之者又古樂府木蘭行云不知
 木蘭是女郎下詳孝二讚諦爲首考叔稱純孝苑唐王讚諦
 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使韋稹奏劍南孝
 子十六人讚諦爲首左傳穎考叔純孝也橘懷三
 箇梅放一枝人物志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素術術
 出橘績懷遺母唐詩橘懷三箇去史龍
 壽賜忽梅花一枝入牖香色絕佳人以孝梅稱之士大

夫各贈風吹即倒籠負爲安北齊書崔悅傳崔悅
 以詩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不三國鮑出傳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與母客南
 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危險不如負之爲安乃以籠盛
 其母獨自負踐地避石叩冰召鱗山堂肆考宋徐
 之到鄉里又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循汾叩冰
 生不用石器遇石避而不踐晉史史孝友傳王延叩冰
 而名鱗又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循汾叩冰
 哭忽有魚惟噉麥粥不食羊肝北齊書徐孝克所
 湧出水魚惟噉麥粥不食羊肝北齊書徐孝克所
 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孝克
 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此史卒少雍有孝行爲祖
 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樹下拜果山
 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中問藤史宋淳熙時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以夏月思
 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累纍結丹實數顆食之病遂瘳
 又齊雁門解叔謙母疾夜於庭中祈福聞空中云得

孝

孝

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
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
驗并示其法 一月臥冰 三年泣血 元史田公祖臥冰上
漬酒之法

一月 禮記高子臯執親之喪 不書官紙 常立

屏風 晉阮孝緒傳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州從事不書
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 執經隴畔 舉手輿中

客當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後漢孫期傳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奉養從學者皆執
經隴畔以隨之 漢韓延壽傳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

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卒當出願有所言
曰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
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宰不父而見罰得

受脯不食 納屨以行 呂氏春秋趙宣孟將之絳見
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

孟更賜之二脯遂去注 融古愛字也 宋書謝瞻生母

郭氏病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母疾畏驚一
家尊卑感觸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歸非所願 眠亦不安 元史陳韶孫父列以罪流肇州
陽平章塔出見而問之語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我返

汝故鄉汝願乎對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
非所願 南史宋素君正數歲父疾晝夜 山分復合

專侍人勸暫休曰官旣未差數眠亦不安 大德七年地大震
指墮更生 郇保山移所遇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

近忠家其山分而為二行 萬十餘步復舍皆摧壓傾圮將
大唐新語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滅性及葬跣而履霜脚

指皆墮既而 畫扇留篋 滴淚裂氍 南史張敷生而
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感思輒開 羣

篋流涕 明紀虞謹父歿淚滴浸氍輒為碎裂 羣

烏助泣 一犬隨號 張氏家乘明成化時華亭張溥字

相繼溥晝夜哀泣有羣鳥喧集庭樹以血和淚賦三挽

哀衷詩一時名公題咏成帙傳於世溥遂終身不服紅

人部 淵鑑廣類卷之二十一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孝

紫性家有一犬若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滅國名扶老縣

號鳥傷萬里方至云其國中王八年扶盧國來朝渡玉河

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咸知孝讓死葬於野外以香

木靈芝瘞掩其尸間里弔送號哭之聲動於林谷河源

為之流止春木為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

純孝之國宋劉叔異苑頽烏導川乃旌其地為扶老

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孝著後有羣鳥

縣為鳥傷王莽改私置木主陽舉水漿明楊士奇母

為孝鳥以彰其行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

改適每祭先不令士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

奇年六歲悲愴不已乃私置三木主祀於別室早必焚

香拜跪又虞謹傳謹父歿水漿不跪受丹書字

持歸紫石英請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

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史梁彥先七歲時父遇

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此史梁彥先七歲時父遇

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先憂悴

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歸紫石英也

一夕髮盡白三年味不甘元郭道卿傳郭庭燁為建

侍養父道卿嘗病危甚庭燁憂悴一夕髮盡白北

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

遂落弄雛老萊子鎮石枯桑君列女傳老萊子事

盡淑偉母常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有人在樹下自稱枯

桑君曰若母無恙時令泄氣在衣可西南求白石鎮之

言訖不見明哀罷鄰人社榮迴宰相班王修年七

日如言而愈歲喪母於社日亡來歲鄰人舉社修感念母哀甚鄰

人聞之為之罷社以安輿臨觀他相率百未嘗易衣櫛

官拜恩於廷迴班候夫人指紳榮之髮易衣洪武間表其

髮仍然擁笏垂魚哭一統志明王中性至孝母歿旦夕

門孝苑唐曹成王臯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

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講入則擁笏垂魚坦施自若

人部瑞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一

孝

十九

孟宗哭而冬笋出 劉殷泣而霜堇生 白帖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

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出 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祝地便有堇生焉

劉茂養親竭茲筋力 孔嵩傭卒變乃姓名 後漢書劉茂少孤獨

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明年

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箏悲哀頓絕 七說郭鮮于文宗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南史張稷父以

母少執箏伎母歿聞兄彈箏聲悲痛頓絕遂終身不復

箏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蓼莪之詠 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摧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

益母也曾子見益母而感 晉書王褒事詳孝二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緣旛竿以上天冤哉青血 孝苑李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

竭爐而金不出吳令耗折官物即坐斬娥年十五遂自

投爐中於是金液沸溢塞爐而下遂成溝渠 注二十里

所收金億萬計 王紹孝子傳周青許同郡周少君少

君病未獲成禮而終青往為婦十餘年公姑勸令改嫁

青誓以匪石後公姑自殺姑女告青殺害被誣刑于市

青謂監刑者曰願樹長竿白旛不殺 溪虎山龍之異

公姑者血上天血乃緣旛竿上天

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聞告語 錄異記資

之父歿於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 元

史王荐傳荐父疾甚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

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

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

大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嘗 童子何悲為有桑林之

可葬 南史梁王僧孺年五歲有鰥其父冬李先以一與

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未見不容先嘗 周書裴俠

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

人部 附錄頁內卷一百七十一 孝 年

容莫覩

新唐書薛收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乃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

母然流涕

五代新說梁陶黃門李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于外贖歸抱之號泣聞者酸感上帝

賜七年之粟

竊幸非虛太尉驚五歲之兒乃能如是

晉書劉殷至孝

夢西籬下有栗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鍾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元史郭狗狗傳狗

狗父寧守大良平

宋將史太尉來攻陷大良平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狗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

曰是兒幾歲

邪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盡歡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葬草

梁任昉述異記舜白鳩郎淮太守郡民徐憲

在喪致哀

有白鳩巢門側弘越燒他舍母終未葬里

舉為孝廉

朝廷稱為白鳩郎

中災火

偏其舍順伏棺執骸而歿陶潛孝傳庶範者

號哭火遂越燒他舍

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而歿船人桑枝得

救之僅免於死

遂以喪歸注執骸一作抱棺

藥人物志

漢夏侯氏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忽

枝上驚起往視

果惟在諸君三國志魏司馬芝避

得藥進之病立愈

芝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芝

芝叩頭曰母老

惟在諸君三國志魏司馬芝避

害得免

烏為銜壤徐廣孝子傳巴郡文壤母死兄弟二

數千銜土壤

金鏡療目此史張元傳元祖喪明元恒

助以成墳

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目經三日

果明目

游先白母五代史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

車不能升

孝苑梁蕭鈞所生母貴人卒居喪盡禮服

人部

孝

而止典籤以聞武帝即何謂不多南史庾子與五歲
幸鈞邸見之愴然還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水退瞿塘
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壯子與撫心長
忽減退既歸至巴東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其夜水
通瞿塘水白鶴雙下南史庾城有孝行母好鶴來下
盜共舉興唐書牛徽父蔚避地於梁徽與子雙鶴來下
母駭驚及前谷又逢盜輒相持興不怠拜曰親老而疾幸
曰此孝子也共舉興舍之而復更者三有羣藥似竹根
烏數千來集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南史庾城有孝行母好鶴來下
南史劉靈哲母病祈禱懷摯夢黃衣老人與藥曰取療
母及覺藥在枕間食之果差藥似竹根祝鳩有性
祝鳩有性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
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須待姨差子鈞年五歲所生

區貴人病便加慘碎左右依常以自飲其清金史劉
五色餅飴之不肖食曰須待姨差卿過季偉
末起兵城中乏食煥尚幼煮糠糲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醴厚供母
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醴厚供母日我不能食此母問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
過於茅季偉顧跪讀父書我非郭林宗
不比黎南史張敷小名桴父鄧小名梨宋文帝戲之曰
名孝鳩雀巢樹唐書張九齡遷中書侍郎何敢比所居
巢於楊梅三實庭中楊梅隆冬三實
家樹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徐廣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
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花有根鬚
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以銅瓶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
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瓶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
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齋竟花如故七日齋畢花
更鮮紅視罍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火留神許字

輟耕錄唐鄭潛曜母寢疾替曜不饋面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

字獨不化

雷雨不霑臥地

元王庸傳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一夕雷雨暴

至鄰人持寢具往欲蘇之見

事母如事將軍

宋周暉

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

志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

王潮等事母如事將軍

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

士共為之請乃舍之

孝五

原詩

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

志侔姜如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

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邁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

祧祊

增

嵇康思親詩曰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

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

孤孑孑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

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

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

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

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

心崩摧中夜號兮當告誰獨攷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

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願自憐兮

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

尋復來痛隱隱兮不可裁

原

晉束皙補亡詩曰循彼

人部

尚書卷一百一十一

孝

五

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幃心不違安彼其之子罔或遊
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欲其柔眷戀庭幃
心不違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
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優敬薄惟禽
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
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
在陵之陬禱禱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忘劬白
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
點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
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
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
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
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
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
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
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
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
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
運嗟余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運
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
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戀懷袖極願
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挺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增晉

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
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
思親歌曰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
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
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

飛緊相隨雛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惟
悴堂上親獻獻欻欻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
伸

原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
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騫觀先帝之舊營步壁壘
之常制識旌旄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
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
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
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劬彼劉公之矯矯固
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

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
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
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
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旣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
逸騫庶遐蹤於公旦

增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

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
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
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笋王斲冰以鱸鮮
萋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
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原梁武帝孝

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淒愴
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丘感風樹而長
悲雖一志一作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
春日載陽木散百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
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青陰不娛
悅於懷抱惟罔極而纏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
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
薰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
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
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增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

經凶災而吏繇事

顏師古注曰繇讀曰徭事謂役使之

使不得葬傷孝子

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
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
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
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
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
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彊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孺孺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
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
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
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疋嬴之極
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
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增序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
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
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
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
忘劬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
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薪流慟銜索興嗟洒風樹以隕
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
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
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

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詩王之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原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原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馴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

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馴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原贊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漣

增銘明西蜀劉瑞孝娥并銘曰天柱艱日為月禍忠烈
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音
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娥岳
也

祿養一

增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怏怏而喜
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
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常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
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為丞

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
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
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
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謂不廣屢
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
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
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吳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
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晉何琦傳曰琦
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
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

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
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
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南史薛濬傳曰帝聞濬事母
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 梁書
謝朓傳曰明帝徵朓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
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
卿祿 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
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 徐孝克傳曰
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
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
自今有宴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
子平除海虞令祿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
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
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祿而親不在
何以祿為再詔不起 說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
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帟而事母獨以盡養
聞 人物志曰唐丘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
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
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

貫田五百畝以膳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侶事母至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布魯海牙傳曰布魯海牙性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祿養二

原牲養

烏哺

孝經曰用三牲之養

白

捧檄喜

列鼎思 往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動顏色奉心賤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至奉乃歎曰賢者不可測昔日之喜為親也 家語子路事詳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 魏志張遼屯合肥時孝二

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後漢張酺傳酺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嘗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請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 拜來王導 賀有孫權 虞潭請酺府奉酒上壽極歡 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 吳志顧雍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 增求兼京兆 不擇南州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 唐書姜公輔以母老無養求為京兆戶曹參軍唐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尉高堂有老親 笑不對策 泣以投書 宋史尹和靖少孤奉母陳氏以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意汝以善養乃祿養邪 晉書繆氏令初到縣趙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苦勤 百口必均 二親無恙 新唐書裴向能以學問持門戶內外親戚百餘口俸

人部

淵監類編卷一百一十一

祿養

三

行狀唐宰相二親其孝唐李邕撰郭元振

一鍾亦榮莊子寓言曾子曰吾心悲注曰泊謂不及親也

一鍾信榮祿物送周少府詩乃為主簿遂改連州書

何琦十歲喪父事母至孝夕色養嘗患甘旨不贍乃為郡

主簿因語錄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

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

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

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度終愛我切遂改授連州上有

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遂改授連州上有

手詔存問中使迎還山下堂肆考宋張齊賢拜中書門

國太夫人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中使迎還

留飲上饌對客侍立省郡守過候父留與飲倫府歸

請倫退守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主之吾

兒特將酒耳渾水燕談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

杏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談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

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侍立

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不脫朝服未嘗君羹北齊書趙隱字彥深三歲母便

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適之傅氏自誓

曰天若哀矜兒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

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母相泣封之流涕及彥深拜太

傳穎考叔為穎公封人子有獻於鄭莊公莊公賜之食食

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嘗小

皆青紫後漢書胡廣傳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為太

又耿弇傳弇父況疾兄忍令若曹樂將為父母榮

事文類聚宋范文正公為參政時告諸子曰我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恨者

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

人部

謝靈運集卷之二十一

祿養

三

田宅云唐韓愈文集歐陽詹聞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仲山改官南都巨源特給日契明紀王問字仲山政念父年老求便養改南兵曹晉書山濤傳帝以濤

母老辭職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與比

祿養三

增求補外職孝苑宋何麗天宦游中都久未得歸賦懷

南廷嘉其志詔親養與家人齒新唐書崔彥昭雖宰相

柔聲在左右無瞿然起就真宋歐陽修撰石曼卿墓表

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特為作殿三

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志張遼傳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

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

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及今為榮合璧事類趙康靖公槩會郊

公乞以封母年八十二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當

遂以升堂慶母及百官皆升堂慶母宰相士艷其榮

為蕭嵩傳嵩請老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

榮為工部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艷其

求為知院官彙苑許康仿苦家貧母老求為知院

命皆不肯就人侍左右如褐衣雖宰相侍左右如褐

時衣皆知其為親屈

祿養四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人部

增詩

祿養

唐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宸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鸞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岑參送李賓客荆南迎親詩曰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聞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詩曰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

馬迎惟慮郡齋賓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增書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閒達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增序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人部

制書類編卷一百七十一

祿養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人部三十一

違離 不孝 寬恕上

違離一

增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

兮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 詩說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

是詩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違離二

增孝苑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

家語曰曾子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 又曰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後漢書曰袁閔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變姓名徒行至府門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識之密呼入見未幾辭出賀遣車送之稱疾不乘往返郡界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閔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釋史曰孫恩作亂吳

人陳遺避兵與母相失母思之晝夜哭泣遂失明比歸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南齊書曰庾道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綏寧府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常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嫗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 北史魏裴訥之傳曰訥之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於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人以為孝感 魏閭元明傳曰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

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周書劉璠傳曰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體痛楚尋而家信至云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甦當身痛之晨即母死之日也 宋史彭乘傳曰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歸養 朱壽昌傳曰壽昌母劉氏父巽妾也爲巽所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灼背燒頂刺血寫經棄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曰不見

母吾不返也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 支漸傳曰漸母喪有白蛇白兔擾其墓傍白雀白鳥集於櫓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其親 元史尹莘傳曰莘遊學京師夢母心疾怪之馳歸母已亡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持祭品詣墓哭奠風雨不廢 孝苑曰洪武初吳聰爲蕪湖縣丞思其親畫海雲南望圖懸於壁蓋由其家遠親衰不得迎養也民有不敬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爲不孝人多感化者 又曰劉謹

書有亟來

南齊書宣帝王鍾三歲喪母自悲不識常

云是其母鍾悲哭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生

宋史唐瞻傳瞻父遊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

夜半瞻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母

有他乎遂起裏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

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叱木成馬截筒寄

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

魚釋史彙編至元間陝西崔人勇戍廣西報母病大哭

曰可愈絕有勇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藥丸

藥而愈母病勇喜再拜道者叱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

都截大竹筒廣濟孝子傳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役於成

中流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見二魚含

笑曰必吾壻所覽鏡欲絕讀書何為路承相隨父唐

寄熱以進母壻所覽鏡欲絕讀書何為路承相隨父唐

泌從渾城會平涼為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

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汝終身不

敢臨鏡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

武帝為顓頊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

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

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臨書垂涕對食易容顧愷

為帝異之即召后還

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

關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後漢書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候消

息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績雖見

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門卒以進之績雖見

治獄使者怪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

問何以知母所作為度是日母來知肉未但有遠志應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無子規孫威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其母

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不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

張吉母有娠父客於東川無不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

是子規啼不到致令吾父未歸家聞者憐之

既長走蜀見父初無還意往返者三父乃歸

婚非巖非穴南齊華寶傳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三

違離

五

頭長安陷豪殺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能答明史略洪武初中書右丞王溥未仕日奉母避兵貴溪山中與母相失凡十八年溥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卜之曰非巖穴廠得朽骨因言於帝請歸省墳墓之貴溪桃源山求母不得有居人言母投井死溥至井所忽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得母骨葬焉必當自到遂急告歸鍾南山阮孝緒於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大唐新語裴敬彝父知周為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處我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忽若有見果如所言梁甄恬傳恬少喪父果已歿忽若有見果如所言梁甄恬傳恬少喪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其母恨唐新語張志寬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所害苦志寬亦有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

生子勿喜 見叔即悲 孝苑周古象霸水人元兵擄至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

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歸及歸母尚無恙妻亦終身不嫁五代新說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叔相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識父聞諸叔相泣以故中悲母亦悲慟

半錢以訪何辭九載之行 百歲難逢寧愛十年之宦 釋史楊成章父為海寧訓導買妾生成章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後成章持半錢徧訪九載不得一日有遇于道者問先生何為成章曰尋母其入曰吾尋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先何為成章曰尋母後嫁為吾母吾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先何為成章曰尋母此錢以識別也成章命出錢合之良是因隨其弟拜母於家又黃巖王璧為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願寄詩于璧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聞乞歸省朝廷嘉納之

違離四

捕魚作鮓 三國吳志孟仁除監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

人部

違離

避嫌

構廟定省

北史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二圖其形構廟置之而

定省焉朝

在遠心痛

釋史濟南陽宗元卿在遠輒心痛大

望享祭

少年類夫

釋史量編唐杜

此為常鄉小病則小痛以

少年類夫

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

少年類夫

尉而卒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常

少年類夫

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

少年類夫

狀類吾夫無詢之乃

少年類夫

羔母也即連侍而歸

少年類夫

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故

少年類夫

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名曰喜子子思

少年類夫

左編唐狄仁傑常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

少年類夫

雲孤飛曰吾觀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少年類夫

言狀

少年類夫

不見母歸無日也歷走吳越數十年不獲之會

少年類夫

稽得驚牛者言狀始得見母於鄞奉之以還

少年類夫

侍疾

少年類夫

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廢寢食俄而都

少年類夫

信至太

少年類夫

如已瘳

少年類夫

中指忽痛

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

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

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

手中指忽痛不得寢

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

不願西行

齊劉善明傳魏克青

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

齊劉善明傳魏克青

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元徽

齊劉善明傳魏克青

初還

齊劉善明傳魏克青

違離五

原詩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

軻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

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於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

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聞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

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沁兮慚報德之彌少

增唐

增唐

人部

增唐

違離

七

王維送崔三往密州省覲詩曰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
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
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李明府赴睦州便
拜觀太夫人詩曰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
嚴灘一點舟中月萬里風波也夢君 杜甫送韓十四
江東省覲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
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
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原賦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
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間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悒

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
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
何桓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况遊子之眷慕孰殷思
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
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
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
悵辭鄙而增結

增書北齊晉公護母閻氏報護書曰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如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汝既不得申其
供養事往何論 宋曾鞏福州上執政書曰鞏年六十
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
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
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
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
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
蓋以萬里非累月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
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

檀序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不孝一

周易曰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周禮**以鄉
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墨子**曰子自愛不愛父
故虧父而自利 **文子**曰孝衰於妻子 **程伊川**曰父
母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
醫 **小學外篇**曰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
執守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方孝孺**侯城

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親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理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不孝二

增左傳曰鄭莊公寘母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 春秋疏曰許世子止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為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 史記齊世家曰桓公病五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晉書段灼傳曰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漢書賈誼傳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 後漢虞延

傳曰新野功曹鄧衍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
帝既異之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
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退
李燮傳曰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當遷為郡守會
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
背曰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陳蕃傳
曰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
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

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
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 晉阮籍傳曰有司言
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
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
悅服 北魏邢巒傳曰巒族人蚪為尚書左丞雁門人
有害母者八座奏輟之而澹其室宿其二子蚪駁奏云
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畜承傳非
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擊戮使父子罪不
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

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炙皆絕其類也南史劉
湛傳曰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人買魚肉珍
饌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
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
處人隋鄭譯傳曰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詔
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
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
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文獻通考曰宋至和時以賈黯判流內銓益州判官桑

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
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常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
可乃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
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
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終
身不為

不孝三

原大罪

凶德

孝經五刑之屬三而罪莫大於不孝左傳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

疏節

大坊

禮記此孝子之疏節也又以此坊民猶踰之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三者不除

七人莫慰

孝經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

人部

刑鑑類編卷三

不孝

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太傷厥考預殺我

父書詳不孝一左傳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

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勤子所命重刑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遂誅子

南既葬其徒曰行乎棄疾曰吾預殺吾父行將焉愛

敬無則斷殺不時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禮以順一獸逆民無則焉禮記曾孟軻與遊曾

參所薄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衛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

母為臺所彈因自感悔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綏不獨成

人之弟也宣收雜錄宋政和中禹城縣孝義村崔志

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

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得妄論古今

稷持劔求高鑑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

下母責之曰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

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

於宣王孝苑秦主姚興以古成說為給事黃門侍郎

誡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卓高慕阮籍之為人

持劔求高鑑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

親還木姓上大夫譏之說唐後改姓陶歷仕累朝不復

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

怒間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悔而求還恥

不肯仕山堂肆考魏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婦人列其

足深責台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

人部

不孝

不孝

不孝

不孝

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之新唐書李渤傳渤父為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
母廢於世渤不能葬父難與事君孝苑荆棺峽壁
恥之不肯仕
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諺曰九子
不葬父一女打荆棺又唐初有侍御史李鈞與弟鏐
官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曹王臯攝溫州事行縣知
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可與事
君乎竟歿收輿不更作反脣而相稽釋史原穀有
之並錮死
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昇祖棄之於野穀
遂收輿歸父曰奈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
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
歸養漢賈誼傳治安策詳不孝二

不孝四

增

無以澡被

新唐書祝欽明傳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
見坐不孝無以澡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

不諍於父

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諫疏
曰臣聞子不諍於父非孝也

仕不歸省

新唐書于公異傳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
省及陸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今為
忠臣孔氏雜說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
不得為孝子
子不嘗藥桂岩子玉杯篇子不
新唐書柳珪傳珪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
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純
灰洗腸晉書石季龍傳季龍議立太子曰吾欲以純灰
父在宮者無赦矣子弑父仇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
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
迎妻不迎母後漢朱浮傳浮與彭寵頗
母迎

不孝五

增

詩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曰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

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 宋范成大姑惡詩曰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客有惡之以為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為作反姑惡詩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詞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

增疏唐韋挺正風俗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私習熟不為條禁

所當嚴為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增論明方孝孺論曰宋文帝敕榜表郭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哉

仁一

增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說文曰仁人也 易曰仁以行之 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書曰克寬克仁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曰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又曰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猶耨而弗穫也 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又曰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春秋左傳先軫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尚書考靈曜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五誥可以觀仁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匡衡傳曰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鮑永傳張

湛曰仁者行之宗仁不遺舊行之高者也 晉書天文

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 汲冢周書周公

曰陂溝道路叢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

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新蒸以匡窮困節其民力

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

傳於此為仁德 莊子曰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管子曰積惠重厚使萬世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管

子樞言篇曰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商子曰中世

上賢而悅仁 司馬子曰古者以仁為本 春秋繁露

曰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善敦倫無傷惡

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申鑒曰仁也者慈此者也 黌山子曰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 鹿門子曰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仁 性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 明吾守仁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仁二

增韓詩外傳曰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

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

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

翟辛鉅鄧耕施惠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伯尼叔齊避周餓

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漢寇榮傳曰昔文王葬枯

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論衡定賢篇曰或問孔子

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客曰賢於夫子而為

人部

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吾能仁且忍家語孔子曰啓
蟄不殺方長不折高柴之行春秋左傳曰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隋書循吏傳曰古之善
牧民者養之以仁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
寒爲之哀聞其勞苦爲之悲如子產之治鄭國子賤之
宰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化蜀郡皆因而利之惠
而不費故人愛而親之周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
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次
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

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漢董仲舒傳曰天子
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常問仲舒曰粵王勾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
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吾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
況設詐以伐吳乎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統志曰後漢崔瑗爲汲令
爲政七年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癸辛

雜識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獄囚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依期而至 吳孫權傳曰趙咨對魏主曰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人物志曰晉袁宏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祖道治亭謝安取一扇贈之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南史何穎傳曰穎仕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至 南齊張岱傳曰岱以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隋辛公義傳曰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

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土風亦改 唐紀曰太宗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太宗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唐徐有功傳曰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五代後梁紀曰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

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隣國之民爲魚蟹食乎後漢紀曰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祀之宋曹彬傳曰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宋紀曰趙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人中儀表已不及也遼耶律休哥傳曰休哥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一統志曰金游完寧州人大定初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途二百五十里北至大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元劉秉忠傳曰秉忠從世祖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王克敬傳曰克敬爲兩浙鹽運使首減民食鹽五千引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後母得逮著爲令明宋濂傳曰太祖徵濂至金陵

即以不嗜殺為勸因蒙知遇 陳遇傳曰太祖召遇見
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 汪
叡傳曰叡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
夏原吉傳曰原吉常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
者再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

仁三

民懷

神福

書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白帖神福仁而禍淫

器重

數多

禮記仁之為器重 又取數多者仁也 放麋 贖馬 董仲舒春秋決獄君
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麋以恩况
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廢不
卯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恩錫廢君命徒

之可也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
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自 增四乳 一心 尸子文
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積之 濟弱 除害 三國志王
是為至仁 楚荀卿論兵仁 濟弱 除害 三國志王
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濟弱 除害 三國志王
育民省刑疏曰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 百行宗 天
濟其弱 驚子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下表

漢書仁者百行之宗 禮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君子不死

聖人大同

王應

禮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王應麟制考曰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 三軍挾
之國 關尹子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三軍挾

續

元旦放鳩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
而之楚子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人之所慕

人之所慕

德無不容

文子仁者人之所慕也 莊子德無不容仁也

不使之知善

藏其用

元董文直傳文直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
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文中子

仁

附錄

仁

仁

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敬人有道送子以言韓詩外傳仁者必
 道之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
 能富貴送子以言皆為救療是以收養傳北史李元忠
 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
 又張元傳村陌有狗子為人棄即收養之曰有生之
 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欲立欲達不服不
 養無人心也是以收而養之
 馳論語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太平
 服童馬不馳誠如卿語久聞公名方一統志元世祖
 是謂大仁濟矣又元陳思濟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
 問徐世隆世隆勸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
 公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
 公名久矣苦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
 先人後已處正居中與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

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
 同其饑寒其綱紀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故事荀悅申
 鑒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嘉
 祥集之壽熹不報殺雖何取讐漢趙熹傳熹從兄
 之術也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
 曰以疾報仇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文選李康運命
 論以仲尼之仁也不折不殺同過同功漢折像傳
 而取讐於桓魋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順天之
 常與人能共牙書考靈曜春行仁政順天之常子
 也不在我愛恒令人親春秋繁露仁之法在愛人
 厚自愛不子為仁近東多柔於南為夏程子論理
 尸子仁則人親之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
 多仁而柔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
 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獸別東西

時兼春夏

程子論理氣麒麟東方仁獸也

奚為修

善所以長恩

文選劉峻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為

為則爭

生不食其死

其聲不食其肉

畜而不主

先尸曰子聖人畜仁而不主仁

禮記

不加修葺

所平反

宋史曹彬傳彬所居堂壺版壞弟子請加修葺

多

傷害之也

漢書雋不疑傳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

囚徒還其母

所平反

喜笑為飲

竅以度食

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聞之

彬訪其親還之無食戒左右

獄無繫囚

欲以

一統志宋范百祿守衛州事罷訪其親還之無食戒左右

烏能

反哺

獸有角端譚子烏反哺仁也毛詩義疏角

省刑以一言

斷獄僅四百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以一言而齊侯省刑

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中牟童子憐捕將繒

柳下士師憂聞伐國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遣郡掾肥親往驗坐樹

將雛過止恭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雛

菜非不食心實含生

奕固可憎名偏近殺

奕論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山何樂也從

乎天地之間海可投乎慘矣死生之際

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

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

從乎天地之間

山也

宋史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官給糧者

三百人

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

仁

人部

自是全活者多 開倉賑穀第五訪豈忍棄民 取簾捕魚乞

伏慧乃為出絹一統志漢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開

報是棄民也太守願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若上須

史隋乞伏慧傳慧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柱二州總管三

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俗大

洽曾見人以簾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其仁號

其處曰西河公簾 憫持更於城吏無襦難以禦寒 笑食駿

之野人不飲恐其傷性晉劉弘傳弘為荊州刺史夜聞

年過六十羸瘦無孺弘謫罰主者仍給以韋袍複帽焉

呂氏春秋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

將食之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偏飲之而去

仁四

增自衛家語古之君 推賢韓詩外傳 愛由情出韓詩

外傳愛由情 亦不復釣晉翟莊傳莊遵父湯之操不

出謂之仁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

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

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釣豈我哉 溫潤以澤管子夫

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德生萬物譚子德生

仁也 積恩之證文子仁者積 四瀆之精援神契五嶽

仁盡人之聖 盡人之聖邵子仁也者 得之者尊禮記仁者義之本也

仁之精 仁五

增詩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

眾鮮克舉 宋邵雍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

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

人部

淵監類稿卷二百七十一

仁

五

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觝鯨辰向
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增疏三國王朗育民省刑疏略曰治獄者得其情則無
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
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
恨胎養必全則育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
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壯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戒則
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
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
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書明王守仁答王虎谷書略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
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
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
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内不
加毫末焉學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
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
也

增銘宋朱子依仁齋銘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
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
安得而違之

寬恕一

增易曰寬以居之 書曰寬而栗 又曰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代虐以寬兆民允
懷 又曰與人不求備 又曰無胥戕無胥虐 禮記
曰寬而有辨 又曰君子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
所不能愧人 小學紺珠曰寬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匡衡傳曰寬仁和惠則衆
相愛 漢卓茂傳論曰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
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世說衛洗馬曰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寬恕二

增宋史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
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薛宣傳曰宣爲吏
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愛人而及爲左馮翊當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賊
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
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
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朱邑傳
曰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仁愛

而安未嘗笞辱一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杜延年傳曰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漢書王訢傳曰繡衣御史暴勝之過被陽欲斬被陽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明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丙吉傳曰吉居相位尚寬大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古始黃霸傳曰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

罰痛懲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卓茂傳曰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人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郭躬傳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陳寵傳曰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弊於此少衰班超傳曰章帝時班超在西域衛候

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三國蔣琬傳曰琬在大司馬府東掾曹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我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我之快也 王朗傳曰朗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 高柔傳

曰先公孫淵未反兄晃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竊惟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議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罪 晉光逸傳曰逸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則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王承傳曰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

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北史房景伯傳曰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嘗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蕭撝傳曰撝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期而至宋如周傳曰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帶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

敢犯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釋史彙編曰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唐書崔羣傳曰李師道旣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髦丐子以

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勅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崔仁師傳曰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累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決囚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詞劉肅大唐新語曰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罷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宋王溥傳曰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旣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王超傳曰超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加罰超以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山堂肆考曰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詔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

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宋寇準傳曰準爲丁謂讒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遣人以蒸羊迎境上聞家僮有欲報讐者乃杜門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左編曰文彥博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 又曰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酌酒勸座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宋范純仁傳

曰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事君立朝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稗史彙編曰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司馬溫公飯富鄭公第會有四玉杯遺溫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溫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墨莊漫錄曰歐陽文忠公爲政仁恕多活人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罪非已殺人者多活之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又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怡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績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宋史浩傳曰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遼耶律阿沒里傳曰統和初皇太后稱制時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

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金世紀曰景祖為人寬恕能容物生平不見喜愠推財與人分衣解食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 牛德昌傳曰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荐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盜皆感激解散 元謝讓傳曰讓為刑部尚書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

吾署也 輟耕錄曰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守贛州路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刺木即日錄用就遣持俸鈔五十錠餽魯丘竟匿其鈔後亦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惶赧無地令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 明陶安傳曰安知黃州賦稅從寬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於民不以兵數不足而強逼乎民百姓悅治 明紀曰成祖時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索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明蹇義傳曰永樂十九年三殿灾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 周忱傳曰忱以大學士楊榮薦巡撫江南先是用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嘗有從隸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汚可浣何懼爲又

